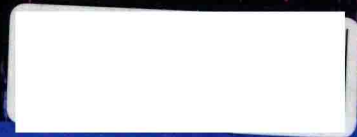




獒王归来

AOWANG GUILAI

杨志军 著



典藏书系
影像青少版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典藏书系

秦王归来

AOWANG GUILAI

杨志军 著

责任编辑：王 巍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王 莉

责任印制：汪立峰

部分藏葵图片提供：中国顶级名葵会所 徐涛【摄影】

杭州钱塘葵园 徐鹏【摄影】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葵王归来 / 杨志军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1

（影像青少版·典藏书系）

ISBN 978-7-5514-2023-5

I. ①葵… II. ①杨…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8176 号

葵王归来（影像青少版·典藏书系）

杨志军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2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2023-5

定价：3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 
1. 狼灾来临了 1
 2. 父亲走了 3
 3. 要把狼群挡在狼道峡口 13
 4. 小母獒卓嘎狼口救父亲 19
 5. 獒王冈日森格的计谋 25
 6. 机敏的小母獒卓嘎 31
 7. 寄宿学校的孩子危险了 33
 8. 多猕头狼救了尖嘴母狼一命 36
 9. 勇猛的多吉来吧 41
 10. 更重要的不是哭泣，而是战斗 52
 11. 几乎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多吉来吧 57
 12. 父亲一头栽进了大雪坑 62
 13. 寄宿学校的十个孩子都被咬死了 68
 14. 小母獒卓嘎送糌粑上西结古寺 75
 15. 獒王冈日森格妙施“空城计” 80
 16. 小母獒卓嘎离开了 86
 17. 雪坑里原来还有狼 87
 18. 獒王大战屋脊宝瓶沟 91
 19. 小母獒卓嘎捡到一封信 99
 20. 天上飞来了救灾物资 100
 21. 獒王冈日森格去意已决 105
 22. 雪坑里竟然有两匹狼 108
 23. 狼群向獒王冈日森格包抄而来 112
 24. 小母獒卓嘎救下了狼崽 115
 25. 痢痢头公狼好像不是狼了 120
 26. 千恶一义的尖嘴母狼 124
 27. 小母獒和狼崽被八只豺狼跟踪了 128
 28. 雪豹群下山了，袭击牲畜和牧民 132
 29. 獒王大战豺狼群 136
 30. 獒王找到了困于雪坑中的父亲 140
 31. 大灰獒江秋帮穷及时赶到了 146
 32. 父亲醒来了 149
 33. 神鸟从远方飞来 154
 34. 父亲获救，得知寄宿学校出事了 156



35. 大灰獒江秋帮穷就要行动了	162	52. 藏獒，藏獒	239
36. 雪停以后，要召开“除狼”大会 ..	164	53. 一场空前激烈的厮杀开始了	244
37. 大灰獒江秋帮穷指挥失误了	170	54. 多猕头狼的爱情	249
38. 大力王徒钦甲保的发难	182	55. 父亲见到了獒王冈日森格	254
39. 父亲要去找多吉来吧	186	56. 獒王的哭泣	261
40. 獒王冈日森格找到了刀疤	186	57. 夏巴才让县长牺牲了	265
41. 多吉来吧暗中保护着父亲	189	58. 獒王的孩子小母獒卓嘎被咬死了 ..	270
42. 獒王归来	191	59. 终于会合了，父亲却被迫离开	275
43. 十忿怒王地到了	195	60. 父亲赶跑了狼群	280
44. 父亲成了“护狼神瓦恰”	197	61. 终于咬死黑耳朵头狼和断尾头狼 ..	282
45. 在十忿怒王地遭到野牦牛的袭击 ..	203	62. 大灰獒江秋帮穷孤独离去	289
46. 父亲又遇到了狼群	207	63. 最后的对决	294
47. 三股狼群围堵三路人马	210	64. 多吉来吧终于回来了	302
48. 领地狗群兵分两路	212	65. “獒狼大战”的源起，终于揭开 ..	308
49. 齐美管家舍命救主	217		
50. 艰难的会合之路	222		
51. 小公獒摄命霹雳王	233		

1. 狼灾来临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下了半个月还在下，天天都是鹅毛飘洒。草原一片沉寂，看不到牛羊和马影，也看不到帐房和人群，人世间的这一切仿佛都死了。野兽们格外活跃起来，肆虐代替了一切，到处都是饥饿中寻找猎物的狼群、豹群和猞猁群，到处都是紧张愤怒的追逐和打斗。

保卫草原和牧民，保卫吉祥与幸福，使命催动着藏獒勇敢而忠诚的天性，西结古草原的领地狗群在獒王冈日森格的率领下，扑向了大雪灾中所有的狼群、所有的危难。





狼灾来临了。狼灾是大雪灾的伴生物，每年都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今年最先成灾的不是西结古草原的狼，而是外面的狼，是多猕草原的狼，是上阿妈草原的狼，都来了，都跑到广袤的西结古草原为害人畜来了。

在这个狼情急迫的时刻，与生俱来的藏獒的使命感完全左右着它的想法和行动：狼来了，是多猕草原的狼，是上阿妈草原的狼，都来了，都跑到广袤的西结古草原为害人畜来了，而它作为称霸草原的一代獒王，如果不能带着领地狗群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狼道峡口，挡住汹汹而来的狼群，那就等于放弃职责，等于行尸走肉。

冈日森格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它的奔跑如同一头金色狮子在进行威风的表现，鬃毛扎煞着，刷刷地抖，粗壮的四肢灵活而富有弹性，一种天造神物最有动感的兽性之美跃然而出，让漫天飞舞的雪花都相信，它那健美的肌肉在每一次的伸缩中，都能创造出如梦如幻的速度和力量。

紧跟在獒王身后的，是一只名叫江秋帮穷的大灰獒，它身形矫健，雄姿勃勃，灰毛之下，滚动的肌肉松紧适度地变奏着力量和速度，让它的奔跑看起来就像水的运动，流畅而充沛、有力而柔韧。

下来是徒钦甲保，一只黑色的钢铸铁浇般的藏獒，大力王神的化身，它的奔跑就像漫不经心的走路，看起来不慌不忙，但速度却一如





疾风卷地。它黑光闪亮，在一地缟素的白雪中，煞是耀眼。

离徒钦甲保不远，是它的妻子黑雪莲穆穆，穆穆的身后，紧跟着它们的孩子——出生只有三个月的小公獒摄命霹雳王。也是挟电携雷的疾驰，也是威武雄壮的风姿，无论是公的，还是母的、小的，都在按照草原和雪山亘古亘今的塑造，自由地挥洒着生命的拼搏精神和阳刚而血性的质量，不可遏制地展示着野性的美丽和原始的烂漫。



就要到了，很快就要到了，狼道峡口开阔的山塬之上，狼影幢幢，已经可以闻到可以看到了。那么多的狼，为什么是那么多的狼？所有的领地狗百思不得其解：往年不是这样的，往年再大的雪灾，都不会有这么多外来的狼跑到西结古草原来。狼群分布在雪冈雪坡上，悄悄地移动着，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应战。

这个多雪的冬天里，第一场獒对狼的应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2. 父亲走了

父亲站在寄宿学校学生居住的帐房门口，抬头看了看依然乱纷纷扬雪似花的天空，哈着白气对多吉来吧大声说：“多吉来吧你听我说，我不能再等下去，我应该走了。”他必须挽救帐房里的人。

帐房里躺着十二个孩子，十二个孩子是十二条人命，其中一条人命已经昏迷不醒了，昏迷不醒的孩子叫达娃。

三天前达娃想离开学校回家去，父亲不让他走，说：“达娃你听话，你离开这里就会死掉的，你知道你家在哪里？你家在野驴河的上



游，很远很远的白兰草原。”达娃不听话，他为什么要听话？学校已经断顿，听老师的话就等于饿死在这里。他悄悄地走了，三天前的积雪还没有这般雄厚，只能淹没他的膝盖，他很快走出去了四五百米，等多吉来吧发现他时，他已经在危险中尖声叫唤了。

危险来自狼，狼在大雪盖地的冬天总会出现离人群最近的地方，而且一出现就是一大群，这一点多吉来吧比谁都清楚。它很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发现达娃，它刚才睡着了，为了守护父亲和父亲的十二个学生，它已经好几个昼夜没有睡觉了。它发出一阵沉雷般穿透力极强的吼声，裹挟着刨起的雪浪飞鸣而去，几乎看不清是什么在奔跑。

围住达娃的饥饿的狼群，你争我抢准备扑向食物的狼群，哗的一下不动了，静默了几秒钟，又哗的一下转身纷纷撤走，只有一匹额头上有红斑的公狼似乎不甘心狼群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被一只藏獒吓退，扑过去咬了一口达娃才匆匆逃命。多吉来吧远远地看见了，盯着红额斑公狼追了过去，一副不报仇雪恨不罢休的样子，追着追着又停下了，似乎意识到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救人而不是追杀，它用一种响亮而短



促的声音喊叫着，把父亲从帐房里喊了出来。

父亲看了看远远遁去的狼群，又看了看坐在雪中捂着大腿上的伤口吸溜着鼻涕的达娃，立刻埋怨地拍了多吉来吧一下：“你是怎么搞的，居然让达娃离开了学校，居然让狼扑到了他身上。”多吉来吧委屈地抖了一下，扬起脖子想声辩几句，看到父亲抱起达娃一副心疼难耐的样子，顿时把委屈和声辩全都丢弃了，赶紧跳过去，用眼神示意着，让父亲把达娃放在了自己身上。

多吉来吧把达娃驮回到了帐房，达娃躺下了，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一是惊吓，二是饥饿，更重要的是红额斑公狼牙齿有毒，达娃中毒了，伤口肿起来，接着就是发烧，就是昏迷。

这会儿，父亲从帐房门口来到达娃跟前，跪在毡铺上，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毅然决然地说：“走了走了，我必须走了，你们不要动，尽可能地保持体力，一点点也不能消耗。”十二个孩子躺满了毡铺，父亲望着满毡铺滴溜溜转动的眼睛，恋恋不舍地说，“你们挨紧一点，互相暖一暖，千万不要出去，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出去，外面有多吉来吧，多吉来吧会保护你们的。”孩子们嗯嗯啊啊答应着。父亲说：“不要出声，出声会把力气用掉的，点点头就行了。”说着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盖在了孩子们身上。那个叫作平措赤烈的最大的孩子突然问道：“汉扎西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父亲说：“最迟明天。”平措赤烈说：“明天达娃就会死掉的。”父亲说：“所以我得赶紧走，我在他死掉以前回来，他就不会死掉了。”

父亲走出帐房，拿起一根支帐房的备用木杆把帐房顶上的积雪仔细扒拉下来，然后把木杆插回门口的积雪中，从门楣上扯下两条黄色的经幡，沿着雪道走向了多吉来吧。

多吉来吧依然用粗壮的四肢刨扬着雪粉，看到父亲走过来，突然警觉地停下了。父亲说：“我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是想开出一条雪道好让大家一起走，但这是不可能的，孩子们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更要紧的是，我明天不把藏医喇嘛叫来，达娃就会死掉，你希

望达娃死掉吗？不希望是吧？”多吉来吧似乎不想听父亲说什么，烦躁地摇了摇硕大的獠头，又摇了摇蜷起的尾巴，看着父亲朝前走去，一口咬住了父亲的衣襟。

父亲说：“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想让我走吗？那好我不走了，你走吧，你去把吃的给我们找来，把藏医喇嘛尕宇陀给我们叫来。”说着父亲挥了挥手。多吉来吧明白了，跳起来朝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若有所思地望着父亲，好像是说：“我走了你们怎么办？”父亲立刻看懂了多吉来吧的眼神，说：“是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狼会吃掉我们的，可要是你在这里，狼就没办法了。”父亲来到它身边，重托似的使劲拍了拍它，把一条黄色经幡拴在了它的鬃毛上，“这十二个学生就靠你了，多吉来吧，你在，他们在，知道吗多吉来吧。夏天死了一个学生，秋天死了一个学生，可不能再死学生了。”说罢，踩着没腿的积雪缓慢地朝前走去。

多吉来吧侧过身子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帐房四周的动静，一边依依不舍地望着父亲，一直望到父亲消失在弥漫的雪雾里，望到狼群的气息从帐房那边随风而来。它的耳朵惊然一抖，阴鸷的三角吊眼朝那边一横，跳起来沿着它刨出的雪道跑向了帐房。多吉来吧知道周围有狼，三天前围住达娃的那群饥饿的狼，那匹咬伤了达娃的红额斑公狼，一直埋伏在离帐房不远的雪梁后面，时刻盯梢着帐房内外的动静。但是它没想到狼群会出现得这么快，汉扎西刚刚离开，狼群就以为吃人充饥的机会来到了。

多吉来吧呼哧呼哧冷笑着：居然这些狼的眼睛里只有汉扎西没有我，居然狼们也敢于蔑视一只曾经是饮血王党项罗刹的铁包金公獠，那你们就等着瞧吧，到底是汉扎西厉害，还是我厉害。它看到三匹老狼已经抢先来到帐房门口，便愤怒地抖动火红如燃的胸毛和拴在鬃毛上的黄色经幡，嗡嗡嗡嗡地叫着冲向了它们。

其实集结在这里的狼没有一只是敢于蔑视多吉来吧的，它们有的先前曾远远地看见过这只凶神恶煞般的藏獠，有的虽然第一次看见，





但一闻它那浓烈刺鼻的臊臊味儿，一看它那悍然霸道的英姿獒影，就知道那是一个能够吞噬狼命豹命熊命的黝黑无比的深渊。但是所有来这里的狼都没有办法放弃，饥饿的催动就是生命的催动，蜷缩在帐房里的十二个孩子的诱惑，就是冬天的莽原上雪灾的地狱中狼的天堂。

许多狼已经很多天没吃到东西了，冬天来临之后，那些能够成为狼食的野物冬眠的冬眠，迁徙的迁徙，生机盎然的原野一下子变得荒凉无度，而大雪纷飞的日子又把狼群的饥荒推向了极致，它们只能这样：冒着死亡的危险走向人群。通常情况下，它们走向人群是为了咬杀属于人的牛羊，但这次它们把目标直接对准了人——寄宿学校的十二个孩子。

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狼群不去咬杀它们习惯于咬杀和更容易咬杀的羊群和牛群，而把果腹的欲望寄托给了最难吃到口也很少吃到口的人？为什么这么多的狼突然集结到了这里？——开始是一群几十匹，一天之后又来了一群，又来了一群，等到父亲离开的时候，寄宿学校的周围已经有两百多匹荒原狼了。父亲不知道四周埋伏着这么多的狼，多吉来吧也不知道，他们只感到狼害的气息越来越浓，却无法预测那种血腥残忍的结果：这么多的狼要是一起扑过来，十二



个孩子和他们的保护者多吉来吧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好在荒原狼们没有一起扑上来，似乎它们还没有形成一起扑上去的决定，正在商量和试探，或者它们很难做到一起扑上去，因为跑来围住寄宿学校的不是一股狼群，而是三股狼群。三股狼群的领地都属于野驴河流域，它们各有各的地盘，从来没有过一起围猎的记录，无论在散居的夏天，还是在群居的冬天。但是今年它们不同了，它们从野驴河的上游和下游来到了中游，就像事先协商好了，从东、西、南三面围住了寄宿学校。

三匹老狼抢先来到了帐房门口，它们来干什么？它们明明知道仅靠它们的能耐万难抵挡多吉来吧的撕咬，为什么还要冒险而来？三匹老狼一匹站在雪道上，两匹站在雪道两边踩实的积雪中，摆成了一个弯月形的阵势，好像帐房里十二个孩子的保护者是它们而不是多吉来吧。多吉来吧最生气的就是这种带有蔑视意味的喧宾夺主，它愤怒地咻咻吐气，一边嗡嗡嗡地叫着，一边咻咻咻地吐气，这是一种表达，翻译成人的语言就应该是：哎呀呀，你们的蔑视就是你们的丧钟，你们是狼，你们永远不明白藏獒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忠于职守，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动不动就会死在藏獒的利牙之下。

多吉来吧在冲跑的途中噗的一个停顿，然后又飞腾而起，朝着站在雪道上的那匹老公狼扑了过去。

老公狼一动不动。藏獒扑向它的时候离它还有五米多，它完全可以转身跑掉，但是它没有，它似乎等待的就是多吉来吧对自己的扑咬。多吉来吧心里一愣：它为什么不跑？眼睛的余光朝两边一扫，立刻就明白了：老不死的你想诱杀我。以它的经验它不难看出三匹老狼的战术：让老公狼站在雪道上引诱它，一旦它扑向老公狼，雪道两边的两匹老母狼就会一左一右从后面扑向它。多吉来吧不屑地“嗤”了一声，眼睛依然瞪着老公狼，身子却猛地一斜，朝着右首那匹老母狼蓦然蹬出了前爪。

这是三匹老狼没有想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多吉来吧的一只前爪会快速而准确地蹬在老母狼的眼睛上。老母狼歪倒在地，刚来得及惨叫一声，多吉来吧就扭头扑向了还在雪道上发愣的老公狼，这次是牙刀相向，只一刀就扎住了对方的脖子，接着便是奋力咬合。老公狼毕竟已是生命的暮年，机敏不够，速度不快，连躲闪也显得有心无力，它想到自己已是非死不可，便浑身颤抖着发出了一阵告别世间的凄叫。多吉来吧一口咬断了老公狼的喉管，也咬断了它的凄叫，然后扑向了左首那匹老母狼。

老母狼已经开始逃跑，但是它那老朽的身体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时刻显得比它诅咒的还要迟钝，它离开踩实的积雪跑向疏松的积雪，刚扑跳了两下，就被多吉来吧咬住了。死亡是必然的，眨眼之间，老母狼的生命就在多吉来吧的牙刀之间消失了。

多吉来吧舔着狼血，一条腿搭在狼尸上，余怒未消地瞪视着自己的战利品——两具狼尸和一匹被它蹬瞎了一只眼的老母狼。

瞎了一只眼的老母狼趴卧在原地，痉挛似的颤抖着，做出逃跑的





样子却没有逃跑。多吉来吧咆哮一声，纵身跨过雪道，扑过去一口叼住了独眼母狼的喉咙。但是它没有咬合，它的利牙、它的嘴巴、它的咬狼意识突然之间停顿在一个茫然无措的雪崖上——它听到了一阵别致的狼叫，那是狼崽惊怕稚嫩的尖叫，是哭爹喊娘似的哀叫。多吉来吧愣住了，嘴巴不由得离开了独眼母狼的喉咙，一个闪念出现在脑海里：那或许是独眼母狼的孩子，正在凝视母亲就要死去的悲惨场面，感到无力挽救，就叫啊，哭啊。

多吉来吧抬头看着扬扬洒洒的雪花，想知道那匹哀叫着的狼崽到底在哪里，但是它没有看到，只看到眼前的独眼母狼在狼崽的哀叫声中挣扎着站了起来，用一只眼睛惊恐万状地瞪着它，一步一步后退着。多吉来吧轻轻一跳，却没有扑过去，眼睛依然暴怒地凸着，耷起的鬃毛却缓缓落下了，一只前腿不停地把积雪踢到独眼母狼身上，好像是不耐烦的催促：快走吧，快走吧，你是狼崽的阿妈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要反悔了，毕竟我是藏獒你是狼啊。

独眼母狼读懂了多吉来吧的意思，转身朝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望了望隐蔽着狼群也隐蔽着狼崽哭声的茫茫雪幕，突然掉过头来，朝着多吉来吧挑衅似的龇了龇牙。多吉来吧疑惑地“哦”了一声：它为什么不逃跑？孩子在呼叫它，它居然无动于衷，非要待在这里等着送死。突然又“哦”了一声，意识到独眼母狼本来就是来送死的，为什么要逃跑？来到帐房门口的三匹老狼都是来送死的，不是送死它们就不来了。这么一想，多吉来吧就惊讶地抖了一下硕大的獒头，举着鼻子使劲嗅了嗅北来的寒风。

寒风正在送来父亲和狼群的气息，那些气息混杂在一起，丝丝缕缕地缠绕在雪花之上。它伸出舌头舔了一下雪花，感到一根火辣辣的锋芒直走心底：父亲危险了，父亲的气息里严重混杂着狼群的气息，说明狼群离父亲已经很近很近了。而三匹老狼之所以前来送死，就是为了用三条衰朽的生命羁绊住它，使它无法跑过去给父亲解围。

多吉来吧高抬起头颅，生气地大叫一声，心脏就像被滚烫的阴谋

过了一遍，烧疼烧疼地催促着它：主人危险了，快去啊，主人危险了。它跳了起来，看到独眼母狼朝它一头撞来，知道这匹视死如归的老母狼想继续缠住它，便不屑一顾地从老母狼身上一跃而过。

多吉来吧狂跑着，带着鬃毛上的那条黄色经幡，跑向了狼群靠近父亲的地方。这时候它还不知道，出现在学校原野上的，是三股狼群，一股狼群跟踪父亲去了，剩下的两股依然潜伏在寄宿学校的周围。学校是极其危险的，帐房里的十二个孩子已经是狼嘴边的活肉了。

饥饿难耐的狼群就在多吉来吧跑出去两百多米后，迫不及待地钻出隐藏自己的雪窝雪坎，密密麻麻地拥向了帐房。

帐房里，十二个孩子依然躺在毡铺上。他们刚才听到了多吉来吧撕咬三匹狼的声音，很想起来看看个究竟，但是最大的孩子平措赤烈不让他们起来。平措赤烈学着父亲的口吻说：“你们不要动，尽可能地保持体力，一点点也不能消耗。”调皮的孩子们这个时候变得十分听话，已经饿了三天了，没有力气调皮了。他们互相搂抱着紧挨在一起，平静地闭着眼睛，一点儿也不害怕，外面有多吉来吧，多吉来吧让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狼豹不怕。

可是谁会想到，多吉来吧已经走了，它为了援救它的主人居然把十二个孩子抛弃了。狼群迅速而有序地围住了帐房，非常安静，连踩踏积雪的声音也没有。它们是多疑的，尽管已经偷偷观察了好几天，知道里面只有十二个根本不是对手的孩子，但它们还是打算再忍耐一会儿饥饿的痛苦，搞清楚毫无动静的帐房里孩子们到底在干什么。

一种默契或者说狼群之间互为仇敌的规律正在发挥着作用，带领两股狼群的两匹高大的头狼在距离二十米远的地方定定地对视着。片刻，那匹像极了寺院里泥塑的命主敌鬼的头狼用大尾巴扫了扫雪地，带着一种哲人似的深不可测的表情，谦让地坐了下来，属于它的狼群也都谦让地坐了下来。另一匹断掉了半个尾巴的头狼转身走开了，它在自己统辖的狼群里走出了个S形的符号，又沿着S形的符号走了回来。